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 24 )
函號	371 51





讀書質疑

龍馬負圖 以下經史子集

石門吳震方青壇

鄭康成謂龍負圖龜啣書孔安國以龍為馬易啣以負而云龍馬  
 負圖神龜負文淮南子云河出丹圖洛出綠圖俱黃帝所受而孔  
 安國則云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因洛書以成九類至宋陳  
 搏忽出河圖洛書并先後天卦圖及古易以示人鄭樵謂李昉所  
 授有黑白圈而無旋文及蔡元定得圖于蜀山隱者有龍馬旋毛  
 黑白圈之文夫是圖不出于漢而出于宋其為附會無疑也此云  
 聖人則之明指羲時而不指禹明指作易而不指叙疇且洪範篇  
 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則天所錫者洪範有九為治天下之大法而



非戴九履一之龜文明矣後人因天錫禹九疇一語遂畫戴九履一之圖以為洛書且據天一地二章以畫河圖豈真龜龍之原本哉至劉歆云圖書相為經緯卦疇相為表裏宋儒遂謂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虛五舍十無在非十也洛書而虛其中亦太極也奇偶各二十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合之七八九六亦四象也四正以為乾坤坎離四偶以為兌震巽艮亦八卦也河圖具有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又九疇之子目也則洛書可為易而河圖亦可為範矣然聖人則之止言畫卦制蓍何嘗及九疇哉况九疇拘拘焉由五行至福極有何錯綜變化曾不若九宮之法尚有陰陽之用也故謂理可相通非真則洛書以作易也究之作易本河圖而兼言洛書者何蓋易止以筮也而兼言卜筮止以蓍也而兼言龜不過連類而及耳豈謂羲皇作易之時遂知有洛書而預求其合哉

### 神農演卦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士人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錄云

王輔嗣謂伏羲畫卦即重卦為六十四是已若鄭康成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又以為文王重卦何說之謬哉使伏羲止畫八卦則必筮者止潔三爻而後可必伏羲時未生著制筮而後可然天錫禹洪範九疇七稽疑古用二曰貞曰悔蓋兼內



外卦也則非禹重卦可知矣而又何俟文王哉夫子云聖人作易  
幽贊生者言伏羲也况虞書枚卜功臣龜筮協從則筮之從來舊  
矣筮必兼六爻備貞悔孰謂重卦非由伏羲哉

後天八卦非文王

後天八卦非文王始也河圖之位已然矣河圖水火木金屬南北  
東西之位而坎離震兌居之巽為風木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風  
互用以成木令乾為剛金兌為萬寶告成之金艮坤屬土艮山下  
出泉坤土潤溽暑土者水火之所附麗也術家生隨水而旺隨火  
其用此道乎乾西北而巽東南何也金天高颶而鼓以雷風風天  
之用也坤西南而艮東北何也艮陽剛之土終收成之令坤陰柔  
之土處生旺之鄉地陰道也

易無周公

本義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此  
說非也易無周公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可據  
蓋卦之六爻亦文王所繫之辭也如上下皆乾則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如水雷屯則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此孔子大象傳  
也六爻如潛龍勿用為文王之辭孔子則以陽在下也釋之如盤  
桓為文王之辭孔子則以志行正也釋之此小象傳也全與周公  
無涉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為上古文王  
為中古孔子為下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故繫辭傳累舉庖犧文  
王而畧不及周公揚子雲曰伏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



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其實

萬曆間慈谿傅文兆著有義經十一翼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子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深切及漢儒費直亂易根因剖辨無餘蘊且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干蓋謂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言文王伏羲原無一字及周公兩漢及梁去古未遠所見不差而周公繫爻之說但始于唐孔穎達附會未便可信也

### 八卦相錯

繫辭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即易課八宮之道也乾宮七卦錯巽艮離坎宮七卦錯兌震坤艮宮七卦錯離乾巽震宮七卦錯坤坎兌巽宮七卦錯乾離巽離宮七卦錯艮巽乾坤宮七卦錯震坎兌兌宮七卦錯坎坤震解此節者從未及此

###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乾金納甲木壬水坎水納戊土艮土納丙火震木納庚金以上四卦順數屬陽此數往也巽木納辛金離火納巳土坤土納乙木癸水兌金納丁火以上四卦逆數屬陰知來也以前解者亦未及此

### 十月之交

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毛鄭以為周正酉月晦翁以為夏正亥月遠不具論即據崇禎辛巳至順治庚寅凡八年而十



月之朔日食者再以是知小雅為夏正信也蓋十月陰數極盈微陽妨于受虧故日食常在此際焉若以周正酉月則夏八月也下文八月雷電亦何足異益信作詩之用夏正亥月無疑矣。

幽風用夏正

幽風一之日飗發二之日凜冽註飗發風寒也凜冽氣寒也今按飗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詩所言一之日二之日乃十一月也凜冽字從冰其義易見飗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飗發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飗栗正語風吹籬落其聲如飗栗與詩意合飗栗今俗名頭管書名風管又可証焉

皇父

謂小雅之皇父與大雅之皇父有二人者訛也一皇父而宣王用之克奏淮徐之功幽王任之漸成尊沓之孽當宣王時位處太師之尊權操六師之重猶克自敬戒以惠四國迨幽王時遂與番聚六人為比惟擇多歲為用而四國無政災異迭見固知臣工之轉移視乎人主之昏明仁暴而已

乘舟之詩

乘舟之詩為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于庶母夷姜生伋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諸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又殺之按宣公以魯隱四



年十一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卒凡十有九年然以即位之始便成  
烝亂而後子即次年生勢湏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生壽及  
朔已能同母譜兄壽又能代為使者非數歲以下兒所能辦十  
九年間生伋又奪伋妻生壽朔又能譜兄壽又能代兄或以為  
宣公之烝尚在未即位之前然則夷姜生伋子其父尚在不應遂  
認為已子終不能得其解

陳風非大姬所化

謂武王封虞閼父之子滿于陳配以元女大姬是為胡公與黃帝  
帝堯之後共為三恪其云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而民化之殆非  
也武王元女豈有好巫覡歌舞之事耶大抵民俗之貞淫轉移于  
國君陳有幽厲宣靈君臣習為淫亂其俗之不正亡也忽焉故曰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陳風俱男女相悅蕩遊期會之詩是鄭  
衛之外又有鄭衛陳之君實倡之寧可歸咎于大姬哉

詩小序

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  
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要之皆得大意  
朱子學宗二程于詩序獨不然何也

禱雨用牲

嘗秋旱阜陵問執政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  
止用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  
矣可與禮官等考訂之

孔子刪詩



周子醇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全篇刪去者有刪去兩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侏離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倩盼之詩則刪去一句者也

吞卵履跡

蘇老泉曰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為信此又遷信詩之過也毛公作詩傳以鳥降為祀高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卵之事是遷信詩而過鄭又信遷為過也蓋毛傳說為正論然異人之生事出神奇亦不必過為之解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又謂行浴出野而過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毛氏之傳詩也以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矣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苗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



固有然者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楚文子之生也虎乳之固不惡夫異也

帝紀姜嫄為帝嚳元妃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常儀生摯帝嚳不立稷而立摯是廢長而立少也上言荒忽世紀難明此不可據而詩傳又有姜嫄無人道而生子帝嚳棄之故名為棄夫既為元妃矣安有無人道而生子乎其說高謬陸梓亭思辨錄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閟宮之詩是矣按姜嫄帝嚳元妃簡狄為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追隆之祀乃有取于鷩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父謂之何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緯曰契母有城氏浴于玄丘之水玄鳥卵而墜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宋文公詩傳因而不改夫燕不徙巢卵不出葦何得卵而墜之解詩者求其說而不得乃假之神怪以欺後世也按毛詩話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禩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三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命曰降者身之神之若曰實自天降也謂仲春之月禱于高禩而生商斯得之矣

### 唐棣之華

爾雅唐棣棣常棣：原分棣棣二種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然則棣也按棣夫棣也似白楊棣白棣也花若李而小正白又有赤棣似白棣子赤五月熟陸璣草木疏云棣郁李也又名雀梅亦名車



下李其花或白或赤六月成熟如李可食呂氏謂常棣今玉李也  
花萼相承甚力此與爾雅夫核絕不同嚴氏詩緝云召南唐之華  
與論語唐棣爾雅所謂核也小雅常棣之華與維常之華爾雅所  
謂棣也今人多混然先儒亦無定說李義山詩棠棣黃花發與說  
文本草所稱赤白花之棣又絕不同今人家園圃中有棣棠花花  
極繁黃色不結實豈義山所指耶然不敢以解經

### 觀周樂

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鄭衛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于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幽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夫子所改定乎

### 尚書古文今文

尚書有古文今文之別蓋以蝌蚪書蒼頡所制字故曰古文以隸  
書作簡世所通行故曰今文究之伏生口授隸書傳寫者在先蝌  
蚪文出之孔壁者在後世謂古文古而今文後出者訛也臨川吳  
氏朱晦翁嘗疑古文尚書為偽蓋秦博士伏勝因燔書之禍獨以  
二十九篇口授齊魯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勝年九十餘艱于言  
俾其女傳語教錯以隸書寫出所謂今文尚書此真四代原本也  
若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書聞琴瑟鐘磬之音遂不壞至安國出  
壁書皆蝌蚪文尚書獻之武帝因巫蠱事廢閣其古文真本後不  
傳東漢有張霸者偽作二十四篇至晉時梅頤獻古文二十五篇



凡傳記所引書語收入無遺有書序一篇世遂謂此真孔壁所藏也夫千年古書最晚始出而字畫畧無脫誤其為偽書無疑也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定宋理宗朝蔡氏又兼今古文而集之半非伏生口授孔子壁藏之原本矣

### 伏生尚書無序

伏生漸授無序假托古文者始有書序然筆意平弱決非孔子所作即孔安國亦非西漢文章此魏晉人假托也

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即混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頤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大統頭始挽其字于肇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八載帝乃

殂落一節以前是堯典以後是舜典在月正元日前人脫落半卷畧見史記其原文不可得耳故舜典二十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奏二月巡狩宜尊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青穴肆赦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况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二典古文原是二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並非古合為一如朱註所云也又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有舉舜降二女與慎徽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得中分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節豈二典原而載其文蕭齊以誤分而刪其一耶

### 伏書無秦誓



蔡氏書註云伏生二十八篇無秦誓武帝時偽秦誓始出則伏生所見之書無秦誓一篇矣左傳襄三十一年作楚宮稷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預謂太誓無此二語則杜預所見之書無此二語明矣然論語孟子左傳多引秦誓則伏生自缺遺耳未可疑秦誓為偽也杜預所見既無民之所欲二語必晉以後諸儒集書傳所引皆增入之耳

### 堯咨四岳

千古以堯立君極然其疇咨若時登庸則放齊薦丹朱矣其疇咨若予采則驩兜薦共工矣其咨四岳洪水俾乂則兪以繇薦矣以神堯之前而所薦俱非賢使訪以所劾亦非不賢矣黨同伐異之風自古為然苟非堯之公明鮮不為其所惑大禹猶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噫以進退聽之臣下以毀譽憑之庶僚從來舉錯之詎可勝道哉

### 四岳乃一人

以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其望重矣堯首巽以位其德隆矣四岳能辭之其節高矣獨薦舜其識明矣四岳乃一人何史之失其名而虞書沒其人耶既姓氏不彰乃後世相傳姜呂申許俱四岳之後何耶世又因堯遜位而岳辭遂謂四岳即許由更謬矣

### 伯夷非四岳

四岳神農之後祝融祝融曾孫名垂生伯夷封于呂為舜四岳然尚書舜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豈有伯夷為四岳而後自薦伯夷耶其以伯夷為垂子猶以伯益為皋陶子俱相傳之說



也

臯陶庭堅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為臯陶字羅泌路史以為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則為兩人焦氏易林龍降庭堅為陶叔後則二國皆臯陶後而庭堅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故文子並舉之也未知孰是

四凶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曠堯共工三苗鯀也檮杌孟子注惡獸名非也檮斲木也杌樹無枝也楚史之檮杌蓋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也趙岐曰檮杌者器凶之類與于記惡之名字不才而木其非惡獸明矣舜四凶之檮杌杜注頑凶

無疇匹貌

舜南巡考

史載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又岳之洞庭有君山上有湘妃墓相傳為堯二女舜南巡溺于湘江二妃從征皆溺死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此傳士之對始皇也而王逸楚辭遂以二妃為湘君湘夫人而劉向張華酈道元羅含相承為不解之惑然孟子曰舜卒于鳴條在今土西解州乃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去中原不遠當以為正又書曰舜生三十升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猶升遐也元結云九疑深遠舜時已一百一十二歲何為來此况書云舜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即衡山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至于西岳則溺死之



說謬妄不足辨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二女居之未嘗明言誰之女也淺學好怪者遂因書有帝之二女而遂指為娥皇女英亦荒陋之甚矣大約秦焚書之後故實無稽漢儒多信傳說不憚附會正經而古來陵墓多有傳訛不足據也安知秦博士不以此諷始皇而後人遂以為口實轉輒增益以至于萬世無考證者久矣

### 懷山襄陵

堯之九年洪水不是經年經歲懷山襄陵浩：滔天蓋有滔天之時亦有稍退之時只因下流壅塞所以遇洪流暴漲便滔天也使終歲懷山襄陵則民何所得食人類將絕豈但咨怨昏墊而已禹又何所措其手足只是川流有梗如龍門積石等處素來迥隘又添淤塞所以不通不能勝暴漲霜降水涸之時亦必能退堯時必是四方雨多崑崙益澤凡上流諸處必是汎濫下流阻障未開所以只見堯時大水今山谷有溪去處或有山阻之遇秋雨霖霖瀕溪者必被此害必避水于屋脊有騎屋漂流者安土重遷昏墊怨咨而已水退又自生產作業

### 辛壬癸甲辨

尚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啟生焉啟生之後或從東徃西或自南徂北經過其門聞泣聲而不暇入子愛于啟以其水灾未去唯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司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辛日娶而甲日生故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于其不近人



情一至于此且禹之所以言此者以已勤于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若遷之意則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 武王伐紂之年

武王伐紂史記謂十有一年秦誓謂十有三年史記謂武先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可遂還師二年紂虐滋甚于是伐紂秦誓無觀兵之說程伊川辨其必無觀兵以啓魯君之事愚謂紂惡不悛雖誅獨夫而不諱何避觀兵哉且觀兵而後還非以兵脅望其速改也使紂有悛心武王之服事必無殊于文考矣寧有牧野之舉哉但史與秦誓其年與事之異必有一說至孔氏謂文王受命九年武王立二年而觀兵又二年而伐紂合為

十有三年且謂虞芮質成西伯受命之元年武王即位仍不改元并居喪二年俱冒文王以紀年歐陽氏極辨其妄蔡氏集註斷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此可正其訛矣至其惑于武成文考九年大統未集及夷齊父死不葬之語故解之曰受西伯命九年也居喪二年也訛矣文王在位五十年何嘗于四十一年改元乎文王崩後武王亦何嘗不自紀年乎其云九年大統未集者以文王前此囚羸里蒙憂患及紂命為西伯得專征伐上則紂不忌下則得行仁政者九年非謂改元九年也伐紂時載木主以行或文實未葬非謂居喪不改元也詎可以此二語而訛說哉

### 微子行遜

史記宋世家謂武王克商微子持祭器歸周左氏謂微子面縛銜



壁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者訛也及讀商書微子篇知父師詔王  
子出迪則微子早已去位遜迹矣豈有微子之賢元子之親而忍  
抱祭器肉袒而縛以造軍門為後世迎降之事乎

商紂未亡微子先遜此箕子詔之出迪也故武成僅云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而不及微子更封武庚以奉湯祀而不及微子武王必  
且求之而未得耳至武庚以叛誅成王封微子于宋作賓王家寧  
謂周師甫克微子即降則武王早已封之矣何至成王始封哉

### 洪範九章

洪大也範法也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章凡天人之理修身治世  
之道無弗範圍也禹治水洛書獻瑞龜背之文有九而禹作洪範  
亦有九何嘗規焉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之文而一一擬似之哉且其五行何取于一五事何取于二八政  
何取于三五紀何取于四耶且其一二四者何為有五行五事五  
紀其三者何為有八政而六者何為有三德耶固知初一至九乃  
禹作洪範之目而九疇自有次序非闕洛書而演之也漢儒孔安  
國闕朗劉向父子必謂洪範出于洛書亦附會之甚矣

### 周公居東

鄭氏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遷都故蔡註云辟讀為避若依漢孔  
氏以辟為誅殺真謬解也豈有周公之聖一聞流言而即誅其兄  
耶則專擅之罪無辭矣况此時亦未知流言之為管蔡也我之弗  
避無以告我先王言弗避則心迹難明也蓋居東未必是東都即  
豐鎬之東方耳故成王後可出郊迎歸其曰居東二年明是避位



居東非征東也罪人斯得言始未知流言起管蔡今方知流言之  
為管蔡也是避而居東者二年殆風雷之變王親迎公歸爰奉王  
命東征三年而世竟信孔氏之謬解以居東二年為征東二年以  
罪人斯得為誅管叔且以居東而作鷓鴣誤為既誅武庚管叔而  
作鷓鴣其訛甚矣金縢篇後繼以大誥方伐殷東征則居東之非  
東征也明甚而豈可以避為誅辟以罪人斯得為誅管叔哉甚且  
作通鑑作詩註而俱傳其訛俱若未閱金縢者可慨也夫以周公  
之聖而猶遭流言之謗告之二公而避位居東二公弗代明也成  
王弗留也則同心如二公同德如成王俱有難白其心者迨至  
感風雷啟金縢二公及王乃問之史王始泣而迎公是公之白天  
白之也從來賢人君子受人訛言者豈少哉詩明說于今三年是  
東征有三年也前此先有居東二年不算居東二年固非謂居東  
連東征共三年亦非

### 召公疑周公

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  
今復在臣位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訛也試閱君奭篇曾無一語  
及攝位踐阼及解疑意止述殷王六臣及文王五人修和存夏武  
王四人咸劉厥敵公自勸勉召公共濟篤棊之意序以為召公告  
老周公及覆留之篇中亦未確見周公自稱小子稱成王為冲人  
其曰小子同未在此註云成王也恐亦周公自稱其曰鳴鳥不聞  
註云若召公去將不復聞鳳鳴矣恐是詩人鳥鳴嚶嚶求其友聲  
之意言考造德不降我二人無以共濟則不聞求友之鳥鳴矣矧



曰其有能感格乎于共事意更切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  
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  
清陽和五星來脩風雨各以其應不有咎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  
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小麓是堯納舜  
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閉法哉

藝祖之稱

書歸格于藝祖注以藝祖為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為  
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唐玄宗并州起義堂頌封  
泰山序摩崖碑享太廟樂章後漢高祖改元制金世宗劫混同江

神冊文俱可證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恐是武王詩中載文王兵事如崇如密如昆夷甚詳不  
見說黎史記載武王亦曾為西伯矣第康節經世書紂二十年西  
伯戡黎二十三年文王薨遂命武王為西伯康節必能推其實也

大漸彌留

大漸彌留出書顧命非人臣所宜稱然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  
蔡邕太傅胡公夫人靈表皇姑歿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議即胡  
君夫人哀贊疾大漸以危亟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  
留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語言盈耳梁沈約安陸昭王碑遺  
疾彌留欬焉大漸盧藏用蘇許公碑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禮記非經

先儒欲推周禮儀禮為經割記以為傳未迄論定獨以禮記列之五經然三禮俱非古之完璧周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季氏而尚缺冬官儀禮惟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若禮記一書則后蒼說禮數萬言較于曲臺曰曲臺雜記其弟子戴德定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程子表章學庸別為二書實四十七篇然漢儒各誦專家未免私智附會臆說成篇况古禮每多難行訓詁恒滋紕謬至于後人引用或字句舛訛雖有窮經之士忽焉不究何哉

檀弓言出妻之謬

甚矣檀弓之文纖巧而刻也因子上之母而忽問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是巧指夫子出妻也結到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又巧指伯魚亦出妻矣今人相見皆知忌諱豈有諷其出妻而又諷其祖父之出妻乎檀弓二篇載事無多而獨于子上之母子思之母伯魚之母沾沾焉巧詆凡四見誕妄甚矣此必後有嫉妻而出之者托言孔門亦出妻偽入檀弓之文以惑世耳

檀弓子思之母死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于他室注云伯魚卒其妻嫁于衛之庶氏以子考之伯魚先孔子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倣且上有聖人為之翁下有賢為之子况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檀弓之說真屬荒唐矣



聖人之倫為重夫婦人道之始寧以此教人而于已經之耶聖人德盛化神寧不能刑于寡妻耶豈誠服于三千七十子敬信于七十二君而獨妻與子婦為不順耶且為子若孫必擇配寧有所娶俱不淑耶况七出中無子則出安有三世俱生子而逐其母耶豈未生子之前俱賢既生子之後俱失德耶豈為聖賢者必不能容其妻而以出妻為家法耶大聖大賢之家而俱為無妻無母之人此必無之理也今韻府羣玉諱言夫子又謂叔梁紇出妻噫聖人少孤依母其卒也合葬于防以誕育聖躬之聖母而猶誣之可駭也則羣玉之妄與檀弓之誣同屬子虛而已獲罪聖門知其必無後矣

親喪改昏之謬

因父母喪而嫁娶則可若因父母喪而更嫁更娶非禮也魯子問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婿之父母死則使人致命女氏婿免喪女之父母請婿弗娶而後嫁之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陳氏註婿不敢使女失嘉禮之期故使人致命使別嫁女守至婿禫服後其父母請婿成婚婿守前說而不取然後女嫁他族女之父母死亦如之謂別娶也噫此豈夫子之言哉自伏羲制嫁娶通媒妁豈有約婚而不終者父母死守至終喪正可行吉禮矣反使別嫁此謬說也且男有父母之喪而使女改嫁更因女有父母之喪而男為改娶是使天下有父母之男女不敢訂婚姻之約也漢儒假聖賢問答以惑世一至于此

夫人共祭之謬



禮器篇曰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君在阼夫人在房謂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壘尊此時執事酌祭咸在駿奔走而夫人自西至東旋復自東歸之西房往來耳目前古禮之謬

古之祭君與夫人共之故禮器篇曰君親致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祭義篇曰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則助祭之時卿大夫之妻俱集焉君夫人入廟既有宮人隨之而卿大夫之命婦又有媵婦隨之母論祖廟無地可容即男女雜沓非旃以別嫌而明微也

祭之日夫人與祭男女交錯禮器篇曰君在阼夫人在房于明堂位則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蓋以夫人不可顯露必暫避房中此是想當然以為安頓夫人之所不可信為實然也陳氏禮器註則曰夫人在西房于明堂位註則曰房在太廟之東南室蓋因後祭統言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故致東西矛盾也

樂記非孔子所傳

謂樂記為孔子所傳者非也孔子所定之禮樂俱不傳其在魯所正之樂止傳雅頌之樂章耳說者謂樂無專經而樂記附于禮經始見聖人之精意微言不知俱漢儒所輯觀篇中魏文侯與子夏問答文侯非孔子同時知非孔子言也

稱衣之誤

喪大記載小斂君六夫士皆衣十九稱大斂君衣百稱大夫衣五



十稱士衣三十稱蓋以衣裳表裏上下俱備為一稱非稱平其輕重也左傳狄滅衛戴公廬于漕齊桓遺之乘馬祭服五稱註云衣單複具曰稱今世俗人死將斂聚其衣服持至橋梁行路以秤去錘而稱平之若虛衡其輕重此遵禮之誤也

儒行非孔子所作

鄭樵程明道馬端臨俱謂儒行非孔子所作若孔子言儒行當吐詞簡貴必無如此之鋪張誇詡者至過失可微辨而不可函數此真尚氣好勝之論非聖賢改過不吝聞過則喜之意况所言十七條結到仁字一條而論仁有八俱指仁之發絕不說到心之德觀此氣象非孔子所作可知

辨魯頌明堂位

詩之有魯頌禮之有明堂位非禮也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後人因而濫用之僭踰甚矣乃作頌以咏其事述明堂以侈其盛其得謂之禮乎詩有變風變雅孔子不刪魯頌志變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而述明堂以為僭踰者立赤幟可乎孔子嘆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哀而春秋載初獻六羽以見向用八羽之非高堂記孔門議禮之言而存明堂位豈孔子意乎是故明堂之篇可刪也月令作于呂不韋不韋陽翟大猾不容于聖人之世而以濶孔門議禮之言薰蕕其可同器而藏乎若以為其言近理係古先聖王遺典不可盡廢則存呂覽以備子家足矣今之三墳汲冢諸書不以入經而獨存不韋之言可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而不羞與狙詐小人比非孔門諸子意也是故月令之篇可刪也孔子刪



詩書定禮樂所定者三千三百載在儀禮五音六律領之樂官不  
載經傳孔子歿後高堂二戴雜記孔門議禮之言非孔子刪定者  
也投壺其細已甚曾子問雜記檀弓喪禮諸篇繁文曲節使人壯  
而讀之白首而不知其所守郊祭六義皆明其義不詳其儀節而  
喪禮繁文獨不可刪乎刪明堂月令以正禮之八綱刪喪禮投壺  
以簡禮之節目喪禮投壺別成一帙與儀禮家語並行于世孝經  
忠孝大節增入禮經使學者知所宗向庶乎其可矣

杞宋無郊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是聖人之言杞之郊  
郊也契也非聖人之言是後人發明因而遂以爲  
王後安得有郊周既改物而湯便不配天若說後來

夷禮漸習而宋以桑林享晉侯乃用殷天子之  
禮之罪猶有鬼神宋宜當之見得是非宋所當備用杞  
明文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既喪師矣如何又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訓冬祀井白虎通春祭戶夏祭竈秋祭  
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雷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  
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  
家同井田家而至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然則祭井即祭行耳  
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麥秋至

月令麥秋至謂秋為成熟之候四月麥當成熟故曰麥秋至此



蘇綽傳曰嘉苗頃理麥秋在野蚕傳于室意與注同野客書亦引綱素雜記証之亦與注同而獻吉著空同子有曰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豈實有此一種物獻吉必有據矣

禮記當夕之繆

昏禮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御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王后當一夕自夫人以下以三人當一夕則三夫人一夕九嬪御三夕二十七世婦九夕八十一御妻二十七夕是王后六十八夕而始一御見自夫人以下御見尤稀矣而又有郊禘祭享齋戒之以其為不御之夕甚矣字中亦無此拘執之法迂腐之禮富貴逸樂之家而况天子乎註禮者亦陋甚矣

讀書質疑

石門吳震方青壇

介子推事考

以下經史子集

唐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愚以二十四氣數之一氣凡十五日自冬至及春分凡七氣合一百五日姚合詩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聲宮草綠此從一百六日之說也總之二說皆可愚獨取其以疾風甚雨為寒食此理甚正後世乃以介子推事附會之如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依此則寒食盡三個月矣此一說也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



一月寒食夫不云冬至後不云清明前而槩稱一月此二說也鄭  
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而歲時  
記亦謂三日者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此又一  
說也後漢周舉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  
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後漢用舉為并  
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是寒  
食乃在盛冬非清明前一二日此又一說也此皆後世好古傳疑  
寢以成俗要之左傳言介子推與母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綿上為之田史記則言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綿上山中于  
是環山封之號曰介山而已夫知其存綿上山中求之不得何必  
以火焚之又山中焚火必盡山之人而殺之子推拒公之求不已  
甚乎此殆必無之事史氏好紀異聞胡為而畧之耶立枯之說始  
于屈原燔死之說始于莊子後人遂有紛紛傳訛之事然則焚火  
之說何昉乎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于國中注為季春  
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  
火並周制也此言禁火與荆楚歲時記所言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此二書者情理可信若他所言介子推事愚俗妄傳君子所不道  
也

寒食禁火相傳起于介子推自焚而琴操所紀介子推事云五月  
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于國  
中註云謂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于此

奇相祠



蜀有奇相祠相傳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為此神黃  
帝使象罔求之者是也

桀紂幽王之孽

桀以三十五年始嬖妹喜紂以八年始嬖妲己幽王以三年始孽  
褒姒是康節推出必是實也

太甲殺伊尹

汲冢瑣語舜囚堯今山西有囚堯城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今相  
傳其墓在空桑北一里墓旁生棘皆如矢又云伊尹與桀妃妹喜  
通豈在五就桀時耶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瑣語其文  
極古亦不類戰國

伊陟尹孫

伊尹相湯至太戊且七世矣而伊陟為輔註云尹之子也何年  
壽懸絕若此必尹之孫非子也

君陳

人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  
然註之所本他無所考

太公望

國策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  
之對曰下屠牛上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又一說文王稱為  
太公望尊為師老婦入周求復合太公命後車覆水使收之老婦  
觸輪而死

文王夢天帝立于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



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以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見汲縣太公碑文夫文王之夢特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附會若此其曰太公望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而今以為其名何其謬與

辟雍非太學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証辟雍非太學也

文公郡望昌黎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非昌黎人乃郡望也今永平府昌黎縣與文公無涉故誌書中並不載文公宋元豐七年封文公為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若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偓封昌黎男是也又一百六年始立今之昌黎縣若昌黎之韓最著于魏韓麒麟魏史明言其為昌黎棘城人而又非今之昌黎也不可不辨

尹吉甫非名臣

古今論世者以尹吉甫為名臣徒以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耳吾獨疑吉甫惑後妻之言至使其子伯奇衣荅帶藻作履霜之操此與晉獻驪姬之事何異夫不能齊家而妄稱之曰萬邦為憲吾不信也其猶後世詞人之詆韓侂胄賈似道者動以伊



周擬之其又足信乎

五尺童子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三歲半為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周尺準今八寸三八二尺四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三寸餘史記晏子長六尺然實有極短者羣碎錄載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而符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長一丈九尺

五酉

孔子死于陳蔡夜有一人長九尺臭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出與戰相搏久之孔子曰何不探其腮如其言仆于地乃一大鯉魚也孔子曰此物胡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凡六畜之物皆能為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也殺之則已其荒謬可笑亦穿九曲珠之類也

九曲珠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而不得過二女教以塗脂于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辨日事相似言聖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乎豈有蟻能負線而入九曲之孔乎其荒誕可笑侮聖至此而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鼎轉丹元吐夜寶珠穿蟻關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云九孔穿針可得過水蚕映日吐寒波皆用此事

雉噫歌之偽



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琴操彼婦作走哉聊以卒歲此因論語而附會之也

百里漸婦

百里奚相秦貧時其妻先入秦為漸婦後百里奚遇之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糜今遂迎為夫婦如初日富貴忘我為百里奚感之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援琴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今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尋問之乃其妻也噫豈有七十之老夫婦直使琴歌尋問而始識之者乎賃浣婦自言知音噉之博髀

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以觀鹽見其牛肥問何以致也對曰臣先後之以身是也穆公知其君子以為卿

百里奚子

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蹇叔子按孟明視乃百里奚之子也父姓而稱其名也或以百里為孟明非也

公孫弘自殺

古今讀書質疑



漢武故事上常輕服微行公孫弘數諫不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况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及史魚萬一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誅此與漢書不同

西施賣薪

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得之諸暨亭蘿山賣薪女也又無浣紗之說

西施不隨范蠡

楊升菴曰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証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証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趣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諧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于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哭崩長城之誤

長城秦始皇所作以脩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有長城武靈所築也史子諸錄並無婦哭



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婦無所歸乃枕夫屍于城下而哭十日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崔豹古今注樂府有杞梁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此歌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莒城非長城也而相傳以為杞妻哭崩長城是風馬牛不相及矣

孟姜廟

秦安州長城舖有孟姜廟中設三像為皇姑寺分院孟姜即杞梁妻哭夫城下城為之崩廟碑乃山右士夫所作以為秦政築長城杞梁應役不歸妻往省夫已死因哭倒長城齊人遂建廟祀之殆未覈史傳耶金壘子云秦政築長城以備胡齊宣亦築長城以脩楚杞梁妻哭而崩者乃齊之長城孟姜女即梁妻也世傳附會承襲訛言以為杞梁死于秦築長城之役春秋七國年代相去竟不之考耶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世傳孟姜女為范杞梁之妻非也據孟姜女集云女姓姜楚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郎往赴其役久不歸女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而歸行至銅官山力竭死土人葬其二骸立祠以祀自元至明詩文盈帙蓋畧杞梁之名而稱為范郎必有所考而云然與春秋杞梁妻的為二事斷不得以范姓加杞梁亦不得以孟姜稱杞梁之妻此不讀書考古者因俱哭城崩附會為一事耳今千百



年來廟貌猶新靈爽如昨一種貞烈之氣自在天壤予故錄而存之

### 嚴光為梅福塔

楊升菴曰予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畧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証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 釣臺不在嚴陵

後漢嚴光傳齊國土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今臨淄縣南十里滿水上有釣臺傳是子陵故蹟而與七里瀨釣臺隱顯迥別此水一號龍女水又名裙帶水

### 論祀嶽瀆

張南軒論祀嶽瀆常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谿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婦明無錫謝子蘭有請除土地夫人之說亦南軒之遺意也

### 巨靈擘山

華山首陽山黃河流于兩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之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踰離其下以通流今華山有手蹟仙掌峰是也唐王涯太華仙掌辨云西嶽太華之首峰有五崖自下遠望儼如掌形世傳以為仙掌擘山手蹟非也



蔡邕有子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書悉以授外孫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上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知此可補傳缺文姬名琰博學有才辨初遭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左賢王嬖之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以金幣贖歸子留南匈奴再嫁屯田都尉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請操請之音辭清辨哀感動人操憐之乃原祀罪邕雖有才女實為失節之婦矣則主祭父羊祜父及衛仲道左賢王董祀皆邕壻是知邕有三女也又按羊祜父導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坐承及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蔡氏乃專意養發承竟病死其發

如此而列女傳載失節之文姬而不及賢慈之祜母夫去取其矣

屈子不沉汨羅

嘗謂屈原自投汨羅乃從來傳習之誤秭歸有清烈廟過者必弔其自沉不知其非也其所謂自忍而沉流者遂乃已然之詞豈得先沉而後為文蓋懷沙既作之後文詞尚多豈真絕筆于此哉其言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謂吾寧葬江魚之腹中此亦乘桴浮海之意孔子豈遂入海不返殆所稱太白捉月無異太白亦何嘗有捉月事乎

張騫窮河源之說

因話錄云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唯張華博物志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鬼乘槎



來不違時其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貴一年糧乘槎而去至一處有城郭狀屋室其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過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問蜀都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此天河也某月某日有客星犯牽牛宿正其時也後世相傳云張騫至天河得一石持歸以問君平君平曰此織女夫機石也其言大不經宋寶曆間官差夫役至東都昇張騫槎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

韓壽非通賈充女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充女于青瑣後看思壽悅之恒懷存想發于吟咏後遣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如先麗壽

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踰牆而入家中其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于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寔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又一說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琵琶非昭君事

石季倫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昏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于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



君亦必爾也熟參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  
後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希文語最足以祛衆蔽

昭君青塚之疑

匈奴地有黑河青塚在黑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上從來不詳  
其地耳按呼韓邪單于初請為漢婿及死于雕陶莫臯立復妻昭  
君生二女一為須卜居次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節如昭君蓋無足  
道者而今乃以青塚傳可見從前之失考如此

王昭君非鄭人

鄭州有坊曰昭君故里按志神武第幾子妃婁氏小字昭君鄭州  
人非漢昭君也行人有以青塚琵琶弔之者失考耳

昭君有妹

昭君嫁單丁史未嘗稱其有妹而白樂天嘲雪中馬上妓云雪裡  
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必有所據

項羽之誤

項羽鴻門不殺沛公一誤也及軍廣武置太公姐上欲烹之聞沛  
公分羹之言而止是再誤也漢所以勝楚者以羽殺義帝負弑君  
之名向使羽殺太公以一杯羹餉漢則劉季弑父之罪上通于天  
尚能為天下主乎且太公與義帝孰親羽不難身弑義帝于太公  
何有縱沛公為天下者不顧家而羽為天下反顧雙乎二事皆賴  
項伯以免伯乃漢之功臣楚之凶賊也太公呂后棄置軍中孝惠  
魯元推着車下天下豈有無父無妻子之人主哉忍哉季也

漢壽亭侯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姓關名羽按漢壽縣名在捷為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爵也大明會典亦止稱壽亭侯誤矣關斬顏良曹操表為漢壽亭侯三國勸進表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可證矣漢壽即今之叙州府也

關壯繆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生于和帝永元二年卒于桓帝永壽三年父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子五月十三日子平其大畧如此見蒲州守朱牧關侯祖墓碑記今世傳侯五月十三日生乃平也而關侯八字四戊午之說亦未確也

異人不死

通鑑紀徐敬業敗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駱賓王曾來降而太平廣記載宋之問至杭州遇駱賓王于靈隱寺吟詩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正德九年曹某鑿龍池于海門城東忽得古冢題曰駱賓王之墓啟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然賓王既逃披緇落髮何衣冠以葬也綱目書尚讓敗黃巢于瑕丘賊黨斬巢以降而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為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僧中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居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今金華祀賓王于鄉賢祠宜也明州雪竇山有黃



巢墓歲時縣官遣人祀之則更怪矣又夷堅志南岳寺僧為姚泓  
五季泛聞封禪寺僧守明為澤州馬明兒又贊寧續傳江南圓通  
寺客僧背雕李重進三字合此觀之則僧祇大眾竟為盜賊逋逃  
藪矣又儂智高方臘皆投外國不死臘本名朕童貫改之出貴耳  
錄

豪傑處用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酬千金鄰  
子不與以千金非秦所有也衛青少時牧牛其兄嫪毐之鉗徒相  
其當侯青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在王敬賈母  
為女巫謂人云敬則紫胞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所得為人吹  
角可矣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後人呼潑韓五日都言其當  
作三公世忠以為侮已毆之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已且不能  
自信而可以望于人乎

子房幹蠱

荀子韓之張去疾為子房祖去疾亂韓子房為韓報仇能克蓋前  
愆易所謂幹蠱者也

師弟異品

荀卿大儒也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李斯怪人也而弟子有  
治行第一之吳公

向歆之異

漢劉向誦詩書六藝為文章忠于宗國譏刺王氏其子歆誦詩書  
能文章如其父而為王氏佐命臣獻諛頌德其學一也而父子薰



猶顧向忠而危身卒以壽考終國師歆貴重矣而身死于法以隳其宗忠邪之于禍福不較若畫一乎

劉後村媚賈相

劉後村居鄉不為鄉人所與舍側有一井汲以醫病輒愈後村塞之他事刻薄皆此類立朝趨附秋壑有賀賈似道云：其人邪媚可知矣

楊莊薦雄

薦相如者徇監楊得意楊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印銘王俾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薦雄者乃楊莊文似相如乃成帝之言非莊薦雄之言也詩家多誤用

楊雄非莽大夫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著通鑑綱目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誅其仕莽美新也不知莽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年以五十三合四十餘計九十餘歲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音薨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然則謂雄尚及仕莽者非也又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尚遠劇秦美新文或云谷子雲所作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則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未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事莽則四世矣由是知雄無仕莽技閣美新



之事紫陽或未及詳考也

卧雪等事有二

卧雪事前有袁安後有胡定字元安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異  
塵事前有潘黨後有潘岳書紅葉事前有鄭虔後有鄭谷卧冰之  
王前有祥後有延看竹不問主人之知有王猷不知又有袁粲啖  
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以悉數也

劉先主諸葛武侯之誇

唐詩人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有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  
只合終身作卧龍見于詩者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徐世溥  
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畧曰諸葛之出師即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  
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醜之也人固有終

其身若渾璞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昭烈之疑也盡  
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彼以關  
張既歿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  
之後有蜀者未知為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而實豫防逆  
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卿欲取任自取之勿戕吾子云  
爾嗚呼先主之誠孔明之忠千古無二世溥何人而敢為此言徒  
見其狂悖無忌憚而已世溥晚死于盜安知非口業之報耶

劉柴桑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為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白  
樂天宿西林寺詩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  
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云柴桑令劉遺民是也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陳子昂詩云世道不相容嗟了張長公此指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于時又南史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英國張長公鮑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則是有兩張長公矣不知詩人用張長公何所指耳然張長公名子陶淵明發之又不始于子昂也

貧不貧

孔門如簞歌陋巷之顏子貧矣然有郭內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絲麻以今方古安得稱貧士乎古隱者有八百桑宋周朗答羊齊書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定小裝可具亦不貧矣若乃南齊檀珪之蟬腹龜腸其心急于沐食故乞哀僧虔不足深信王智深撰宋紀亦告貧于豫章王餓五日不得食掘菟根食之僧虔父子分其衣食又晉永嘉五年洛中大饑五月摯虞餓死此則真貧士也

王昌

詩中用王昌不知何人按王昌有三一魏任城王曹彪壻為東平相散騎常侍一西漢末邯鄲人為卜相詐稱成帝子二與即位趙官者一東漢末人為虎賁中郎將知皇甫鄴忠直縱令去者此外無可考

阮籍小人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閭步兵厨酒美復求為校尉史言



其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為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陽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之意以重相諧結不然藉與嵇康一流人物康以鍾會卧龍一言不免于死而禮法士疾藉如仇昭則每為保護至勸送之文真情乃見小人情偽有千載不可揜者而千載之下尚為其所欺也

### 董仲深

董仲舒說道術以此方馬遷相如其文章亦不同調相傳織女為董永妻生一子名仲深精于天文術數之學後乃訛仲深為仲舒

### 李杜同官

人知杜之為拾遺而不知太白亦拾遺也李卒後代宗徵拜左拾遺見范傳正碑二題尚稱左拾遺世以草堂屬杜而不知李集

號草堂也世又以供奉拾遺皆死于酒而皆死于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于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潭岳間采石固謬耒陽亦無據

### 酒八仙有裴周南

范傳正作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酒中八仙歌無之唐書白本傳所載酒八仙人亦杜詩同

### 放曠非起于晉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窵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眾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器實獲我



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驅也

盧仝漆丁之謬

後村詩話唐人多傳盧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人於其腦後加丁焉以為作漆丁詩之識此說甚荒唐或言好事者為之也仝處士于人無怨何為有此謗然仝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羣閑以此害之而漆丁之說則附會可笑矣

太白捉月之妄

梅聖俞作采石月蓋信太白捉月之說按李陽水太白集序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為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為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以發新意耶

鷓鴣子皮

范蠡自號鷓鴣子皮託鄙名以自晦其迹耳鷓鴣者言若盛酒之鷓鴣多所容受而卷懷與時張弛也鷓鴣皮之所為故曰子反伍子胥傳盛之鷓鴣而浮之江則亦皮之所為可以盛尸而浮耳又按墨子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鷓鴣子皮于田常之門孔叢子作詰墨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反審矣以是知鷓鴣子皮又見于孔子不獨范蠡也

王珪母識太宗之謬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評事詩謂王珪徵時房杜過其冢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照戶牖是也故蔡條西清詩話以為



太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獨得其詳以史為疎畧然考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王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為史誤也

蘇小小非唐人

樂府解題有錢塘蘇小小歌小小非唐人也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按郭茂倩所編廣題云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河伯非河神

河伯古諸侯也瑯環記云河伯晏禹于河上獻奇寶不可勝數禹惟受河圖及大龜而已又云河伯名馮夷博物志云夏桀之時費

昌之河上見一日在東者爛將起在西者泥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于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于是費昌徙族歸殷則馮夷為諸侯之名矣後世訛為河神至為河伯娶婦又以為華陰馮夷服八石而為水仙為河伯又以為河伯名公子夫人名馮夷至加爵為侯皆附會之說也死祀典本有河神之祭必非娶婦之妖神矣

陳獻章改名

泰和尹直曰陳獻章領鄉薦上春官屢不策有勸其不必仕而歸隱終身者獻章喜得此名益務高談濶論後以舉者言微至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後授官乃托疾潛作十絕頌其鄉太監梁方一言于上授以檢討致仕軒然自以為榮楊維新謂其既託疾不能



謝恩乃何以即日乘轎出城張蓋開道無復故態豈知道義者哉  
被螫有幸不幸

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以薦入京擇日而後見英宗御文華殿召  
問大畧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因慘  
然出至左順門脫帽有兩蝎頂顛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  
忍痛故及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適言及高宗某事史忽淚下問  
故牙思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陞為侍郎不知乃為蜈蚣齧頂  
不能止淚嗚呼兩人豈非數哉

少游非蘇門婿

老泉有二女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尼汝伯  
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得矣云一謂  
子玉之子並非秦淮海也

秦少游淮海集有徐主簿行狀云君有三女嘗曰子當讀書女必  
嫁士人後以文美娶予如其志云又與傅斌老尺一云老蘇先生  
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則嘗身事之矣則少游之妻為徐氏  
初亦未嘗踵蘇氏之門而况于為婿乎即歐陽之志蘇老泉亦云  
三子長曰景蚤卒軾輟為其官三女亦皆蚤卒而東坡與李方叔  
書云頃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比經歷四方更求其  
似邈不可得則少游之蘇婿不辨而自明矣

立名不終

人固有立名不終者陳宜中大學生也以上書攻丁大全編管遠  
州號為六君子及其復用黨于賈似道劾程元鳳以逢其欲殺鄭



虎臣以報其仇伯顏入平江宜中為相先請遷都後請迎降議成而遁已可嘆矣航海之後復相端宗遂逃占城不返尚可以為人乎葉李臨安學生也以上書攻賈似道黥配漳州放還及元世祖召為右丞黨于桑哥舉為丞相桑哥敗李淦請斬李以謝天下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耶使宜中死于太學生李死于臨安學生則為千古奇人矣陳東歐陽澈未為不幸也

种放非真隱

种放晚節奢縱過度營產滿豐鎬遂喪清節其非真隱遜鑑所書世皆信之偶閱湘山野錄紀楊億以詩嘲放曰不把一言禪萬乘祇义雙手揖三公真宗聞之召億謂曰知卿有詩嘲种放卿安知無一言禪朕乎出一皂囊内有十軸乃放所奏十議也曰議道議

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俾楊視之楊踉蹌曰臣當貧荆謝之又真宗西祀長安父老表乞臨幸上召放決之放立言不便者三遂止然則此老亦留心國是非純盜虛聲者但責其不能終隱可耳以布衣而長揖中書亦見風節何得譏其傲乎

蘇武不止啣雪

人知蘇武在匈奴啣雪咽毡不知其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見劉向新序今人飽食安眠于廣厦之間陰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文丞相祠

壽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生佛生環生



前後相繼天攷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為嗣寄璧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不知又何所指也璧既以城降元陞後亦為元學士今江西南昌有文姓甚眾世傳文山柴市時戒子孫不許讀書至今族姓繁並不識字而為盜賊者極多

誠意不入功臣廟

聞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止七人徐嘗李鄧及湯沐也祀功臣廟饅頭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勸也卻除一日糧

三楊非賢相

丘仲深雜著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是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遠龍易位勅使旁午瀕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變誰實啟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哉

文山無黃冠之語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語蓋因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非文山意也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于何地遂有柴市之殉文山豈有歸故鄉之心哉况衣帶之詩志久決矣寧可以積翁之言厚誣之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甘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乃許入試又蒲壽庚泉州人宋景炎年授福建廣東招討使總海舶見宋事不可支因而降元宋幼主過泉州宗室欲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



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酒中盡殺之世傑攻城凡九十日不下遂解去元以壽庚有功進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孫多至顯達明太祖有天下禁蒲氏不得讀書入仕

鄂岳王無銀瓶女

浙臬署乃鄂王宅署之左建忠佑廟祀王卒時有女尚幼抱銀瓶赴井死附祭于廟俗稱銀瓶娘子孝宗初追復王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錄用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則官其夫王存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雲女二娘三娘各候出嫁日官其夫為進武校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有不經衡肯追贈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宋諱玄字

按宋人諱玄凡經典中玄字皆改為元故家禮稱元孫考宋諱帝並無廟諱玄者唯真宗皇帝名元從及不諱元而以元易玄何也見楊升菴輯注文公家禮

和靖有妻

林君後通宋史謂其不娶非也林洪著家山清樸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即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遂不娶耳可以證梅妻鶴子之謬

林逋無子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客稱林逋十世孫以詩求見太史與之坐少選入取一編授客乃和靖傳也客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嘿然太史笑曰君自是閑花草非孤山梅樹枝耳宋史逋本傳云逋



不娶無子教凡子省登進士甲科宥字大年頗介潔自喜二說不  
同

食芝

孤樹哀談載劉青田得一芝甚喜烹之召家人同食青田遂卒家  
人食芝者無不死與明史所載胡惟庸送藥事有異

劉伯溫藏金

近人訛傳劉文成伯溫有藏金瘞于各處或山石上暗標識號以  
遺其子孫每聞其子孫于某處掘得金銀往而而是此妄誕不根  
之說而愚人多信之甚至有當事鉅公為其所惑傳笑遠近幾陷  
奸人之害至有偽造藏本以欺人而先取其酬價轉相煽動剗掘  
地土反蹈法網貪而且愚甚可怪也文成先生王佐之才聖賢之  
品豈以是為子孫計哉且瘞金之人必殺之以滅口文成豈以金  
故多殺無罪之人又安得如許金而處之瘞之蘇州半塘寺之事  
可為戒矣

吳與弼敗名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覺禍近欲免無計其門客謝昭者做齋教蔡  
京招龜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與弼以收士望弼至朝廷以  
以重禮朝貴宦寺公卿士大夫皆往候之初相見時官無尊卑與  
弼皆稱大凡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禮見進士以下止稱秀才  
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贖輒造門拜謝又籍朝紳名刺為  
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識者鄙之時予獨不往見一  
日子同丘仲深送玉堂賞花會詩詣李文達適與弼先在于見其



莫尖頂鬪簷棕帽文達咨以下學上達之妙不能條析但謂且莫  
說上達之妙只說下學事文達顧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彌  
夫離出建言本呈文達良久起身為欲辭狀予亦起立與彌揖予  
曰大人先生吾有私語與先生商量子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黃順  
中復送數步予卻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吳先生何為爾順中曰  
遮日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可語私事  
于宰相前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欲決去就耳予曰去就當自決  
豈可以決于宰相順中曰吳先生見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  
得李先生終後把作得住方可就職故來問耳予曰把作得住否  
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此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予適見吳先生  
所建白六事皆經生之恒談無大裨于治教且詞語寂寥學術可

知不若勸其終隱免使他日實不副名貶笑斯文順中曰諒不可  
留于是與彌乃辭歸既歸矜肆無故態人有投以一絕云假不假  
今真不真巖：氣象好難親不知東魯孔夫子猶有循：善誘人  
他日羅狀元倫休官往見拒辭至再意待羅三往而後見之羅怒  
遂次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巖：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  
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投之而去彌見詩大慚悔遣人追之不  
及他日以弟不檢無如之何乃自褫冠蓬首褻衣束裙雜稠人中  
跪訟于府廷時太守張瓚也太守閱狀見其名始遇以禮未幾又訴于布  
按二司張元禎作書切責之其書起云拈起此筆怒氣冲天未云  
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為名教中罪人吾且  
按兵以待此書傳于鄉里云然世有徐言緩步搔首閉目矯激于



昭公而墮行于冥：欲以欺世盜名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又在于弼下矣何足道哉尹直卷齋瑣綴錄

朱子論古之非

楊慎曰朱文公評品古人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蘇文忠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禍甚于安石秦檜之奸人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骨力岳武穆之死天下垂涕者也乃譏其橫又譏其直前所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純粹無疵則謂其好懷挾諸葛武侯則譏其為申韓陶靖節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議其為太顛其顛倒種<sub>類</sub>此

紫陽不合葬

世傳紫陽善堪輿之學葬父于閩之崇安而葬母于徽之婺源故其後遂有兩世職後之貪龍脉者踵而行之余謂衛人之制也離之魯人之制也合之要皆不出一槩而孔子更善魯同穴之義古今之達禮也季武子謂合葬非古周公以來未之有改此正言合葬之禮自周公始無能改之而孔子亦合葬于防是合葬之禮周孔之所行也事莫大于送死禮莫大于正終子曰死葬之以禮父母分葬至于異域此何禮也夫以子而隔絕父母使魂魄不得相依而自以為利豈可訓哉或曰同室生者之事耳死豈有知而必欲合之噫事死如生可以其真然無知而任意為之乎為是說者是與于不孝之甚者也按紫陽年譜紹興十四年葬韋齋先生于



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乾道六年葬祝孺人于建陽縣崇泰里後山是年七月遷韋齋先生墓于里之白水戴子峰下又考行狀慶元某年某月遷于寂歷山即今墓是也豈韋齋墓嘗再遷歟要皆在建陽崇安之間相去未必甚遠而發源之說則後世葬師之所附會也然實非合葬矣以賢者為此在當時或為事會之所阻格不得已而為之而謂紫陽逆知後世之有世襲而故為此以僥倖瘞庇子孫則誣紫陽甚矣

朱註之失

王阮亭曰朱子諸註莫善于楚辭莫不善于三百篇嘗以小序為主而以毛鄭歐蘇呂嚴諸家之說參互之如鄭衛二風有女同車將仲子木瓜諸詩皆左傳本事可証何可以臆度之

范文正之誣

西溪叢話載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一幼女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為移官去未曾開年々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胭脂寄此女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常相憶何以寄相思贈汝好顏色文子排謂范公決無此事當時小人妬媚者為之西溪不察而遂筆之也大都小人之謗君子不能以財利汙之必以聲色汙之二詩鄙淺決非公筆昔李贊皇門徒之傾牛奇章至代為周秦行紀何論詩也

攻朱子之誣

朱文公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貫秘書郎趙彥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遂陟清要爰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竊程張



緒餘為浮誕宋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後侂冑秉政則御  
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為偽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為奇貨有御史  
胡紘者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  
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汪義端  
余熹又特請斬以絕偽學京鐘何澹輩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學  
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護人之言至此極哉宋之亡  
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朱待制當今聖賢何仇而  
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擊邪人非詆聖賢也友人  
曰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  
子而在吾亦不辭為叔孫武叔矧此么麼乎嗟乎小人之無忌憚  
如此自古而然矣

閔壯繆之誣

史傳記載有可疑者如三國志閔羽傳注曹操圍呂布于下邳羽  
啟操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即貂蟬也操許之臨破又屢啟于  
操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閔公風節行義  
如此而猶遭此謗何也

寇萊公之誣

寇萊公性儉素終身不蓄財產舉進士時不肯增年而世傳其服  
地黃蘿葡變鬚髮以趣宰相司馬溫公訓儉文又言萊公奢侈歿  
後子孫丐于海上以史考之蓋無子也

曾南豐之誣

司馬光日錄以曾鞏父死不奔喪為鄉議所貶朱熹曰按鞏父死



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輦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輦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為去害也言仕于朝則不為鄉黨之害呂公著嘗對神宗以輦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然則輦必有以致此者特無可據耳

歐陽公之誣

朱子曰歐陽公為蔣穎叔輩誣其盜甥女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自是胸中流出歐公知貢舉時有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極其配詆又有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籤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一時傳以為公累或云歐公作五代史多取錢氏錢氏子孫為此詞以譏公

歐陽公甥張氏幼孤鞠育于家嫁姪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隸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于開封府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夫蔓宰相以公夙忤權貴怨公聞之怒再命三司戶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中使王昭明者覆勘蓋欲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揚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貨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降公知制誥知滁州并降孫揆泰州監稅昭明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能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



翰于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貨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泰侍從免致深文王銍默記

又一說歐公甥女適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再嫁公族子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捕人與晟妾奸妻知而欲答之反為妾所誘併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而張氏改供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奩具買田作歐陽戶出名知滁州趙葵行營雜錄

范文正公遭謗

范文正公人品如青天白日無可置議然瓦釜漫記云公微時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為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蓋隨母嫁朱用其姓也第後改姓范名仲淹與仲尹連名及為諫官攻呂誨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自此家破而囊所貨蓄為仲淹取給殆盡後仲淹貴而仲尹貧困不撫其家豈德有所不必報耶抑更有說也

詩誣君子

王阮亭云堂上簾錢堂下走小人以鱖歐陽有情爭似無情忘者以誣司馬至諱盡孤眠滋味落花流水別離多范趙二鉅公作如許語又非但廣平梅花矣

稱古官名之誤

明自嘉隆以來士大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家宰大司徒之類此皆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唯至臺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



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蓋無稽矣名言之間禮分所寓豈可以不考質乎

俗人沿冒之誤

魏善伯云今人以文字就質于人稱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稱曰政又念政者必須刪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轉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若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單稱曰郢而最苛者以為孔子筆削春秋而春秋絕筆于獲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絕倒今俗人作古文地名官名之屬務稱古號以為新別而復多錯謬否則杜撰牽合如稱給事為給諫狀元為殿撰三孤三公保其一也而通曰官保牽強支離竟不成語著于文章之內真所謂金甌玉璫盛狗矢也又如日居月諸居諸乃語辭而補日月為居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曰語詞而曰刑于友于司馬遷諸葛亮司馬長卿而曰馬遷馬卿葛亮則古人先已不通時俗又何足怪乎鄙背之遠不能不望于君子

一日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平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有夜夜有甲乙丙丁戌而無十二時之目也而杜預注左傳其謂夜半者即今之子也雞



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時始見于此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唯漢書五行志時加未翼奉傳有時加卯吳越春秋今日甲子時加干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南齊天文志有子時丑時亥時然皆不以紀事可知古人不重時也

### 犬豕之禁

宋朱弁西滸舊聞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詔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于眾曰朝廷事上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狗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有感明舊通報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牌面其畧云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守本命既而又姓然雖字異實乃音同况兼食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并連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事有古今相同者固若此

### 烏衣之說

烏衣之說世以王謝子弟好着烏衣而以白綠領故謂之烏衣子弟所謂見一羣白項烏者是也明代士大夫子弟皆作此飾不知世說云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名起吳時即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琊諸王所居然則王謝烏衣子弟以其



所居地名亦非謂其好着烏衣至于小說烏衣傳遂以唐人金陵  
姓王名榭者因海舶入燕子國尤為附會

折桂之說

代人謂及第人謂折月桂者蓋因昔日邾詵射策第一天子問之  
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以為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  
為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月中如  
樹形耳

明光起草

詩人多言明光起草按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一明光宮屬北  
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成都侯王商借以避暑屬甘泉  
者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明光殿自在桂宮皆是起草之地而杜詩  
曰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蘇詩則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老  
死不入明光宮不知用事所自本

顏子讀書無出

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所出者甚多如顏子讀書以銷三推是  
其一也

子平五星

江湖間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又有範圍前定數士大夫所  
樂聞者惟子平為庶幾相傳始于唐殿中侍御史本中後以服  
水銀疽發背死宋有徐子平者精于星學後世術士示之故但稱  
子平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在二洞賓同  
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五行無絕

今諸命書本唐李虛中宋林開之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宮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十二辰以見五行消長之理于嘗疑五行無絕之理蓋本于京房易傳之寫之誤耳京氏曰諸言絕者水土絕于巳木絕于申火絕于亥金絕于寅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必無絕之理蓋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兩字合為一耳嘗考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李才六壬書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宮在亥其旺在子其衰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于火則曰其系包在亥于木則曰其系包在申于金則曰其系包在寅蓋五行既墓其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臨五變而旺六變而衰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歲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之而育之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而無絕之理天地生之不已之心可見矣

予告

漢制大臣有告寧之典告寧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謂服喪也先武時除告寧之典大臣亦不得服喪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三月當免



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遂即視事也哀帝紀  
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若致仕予告非大臣不敢稱明代  
皆然偶見一知府以終養歸及卒計狀行述大書予告故考訂於  
此

荆公配享

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先聖亞充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于充之  
次靖康次詔黜荆公但昇塑像不復移鄒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序  
序悉充鄒並列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皆沿襲而竟不能改也

關節

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關節然唐已有此語段文昌言  
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  
又唐滌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按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  
有閔孺與土卧起公卿皆因閔說乃知關節蓋本于閔說也宋人  
言關節不列有閔羅包老此即通款曲之說也

魚水之義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應之曰浩；乎育；乎管仲不知婢子  
曰詩有之浩；者水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水魚喻人  
配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今以魚水喻夫妻本此先主與孔  
明如魚得水則魚水亦可以喻君臣

升斗大小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  
收之粟人食之粟月一碩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



飲數石日食五升者乎

薑芽手

劉夢得酬柳詩云且盡薑芽斂手徒柳重贈劉詩云薑芽盡是捧  
心人薑芽義夫詳容考之

元和脚

劉夢得詩柳家新樣元和脚公權元和中書名元和脚者指公  
權也黃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

唐秀才之重

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  
二人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畧策五條有上中  
上下中上凡四等元宗御撰六曲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  
詞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以上者為明經明開時務精熟一  
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  
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則是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  
敢當也文苑英華有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是又進  
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

監生之重

洪武十四年詔于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  
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為老  
秀才累賜羅綺襲衣中韓禮遇甚厚此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諸  
此

監生輕重



宋世朝廷政事多由太學主持明初專重監生凡臺省要地悉任監生以寄耳目一應差遣巡視皆用之以故監生驕橫若貴戚重臣奴視守令所至伺察其顏色得當以為安即監生亦有任府縣教職者其府州縣官亦畏而奉之恐一時徵還即可於上前言得失也其尊如此明末監生諂事府縣每節餽遺不極腆厚恐遭麾斥凡錢糧徵解不前資其借貸不敢不應本身犯事一經告發即行朴責一毫不相假借雖前後監生出身固自不同亦勢極重不能不返而之極輕也

### 翰林不皆文學之士

舊唐書言翰林院有合練魯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天寶有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穎劉烜貞元末奕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曆初善奕王倚典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貞元二十一年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顏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凡善格五者善養馬者能繪事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亦猶漢之黃門也

### 明初考試官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唯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現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王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



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不認師生

霍渭崖韜初則不認毛澄李時為座主後己丑充會試考官亦不認三百人為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

弟子門生

七修類藁親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為門生故史記稱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謂轉相受授者曰門生

母丘氏

貫丘氏即母丘索隱云母音貫作巫牡二音者俱非貫丘古國名衛之邑漢有母丘與衛有母丘儉皆同俗今分為二姓曰母曰丘而母為父母之母今有母儀者為縣令不惟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知也

宋試題不具出處

宋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庾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時孫知第一宋台符第二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賦題皆明示出處

殿試黜落

舊制殿試皆有點落臨時取旨或三人或二或一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于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而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夫幾復縱之于是羣臣建議歸咎于殿試黜落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



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女媧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關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間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后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成湯墓

劉向奏議云殷湯無葬處失考也后世羅泌路史遂傳會其說按楊誠齋揮麈錄云殷湯葬寶鼎縣今汾州也古尚書注桐宮在湯墓側桐宮今在汾州與寶鼎之說相合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悞讀為季字非也陶潛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此可証其為古無疑秦觀以孔子未嘗至延陵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

郭璞墓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嫌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王暉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為郭璞墓按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豈暨陽所葬者璞之母而金山江石中乃璞墓耶然世傳青鳥之術皆宗郭璞乃自葬其母而身受王敦之誅葬已身而璞子孫無顯者豈于為人而闡于自為耶然則相地之說亦不

讀書記疑

早



足信矣

歷山有四

歷山有四一在北直延慶州一在齊南府一在東昌濮州一在山西蒲州俱相傳為舜耕處惟蒲州為是至今荆棘不生餘俱非

塗山有四

宋濂游荆塗二山記：中考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皆有禹蹟而禹會諸侯未嘗遍歷宇內當以會稽為正荆山屬楚江陵即楚都之郢其地有荆山卞和得玉之處今謂鍾離之荆山則戰國時未嘗屬楚當以江陵為正

函關有二

函谷關有二自陝州至靈寶縣南秦函谷也自靈寶至河南新安縣東漢函谷也武帝為楊僕移于此

曲江有三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韶州有曲江張九齡曲江人也司馬相如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隈洲即長安也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穢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五岳不同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璞曰吳嶽是以華為中岳吳為西岳也又下云河東岱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小而高岑嵩與岑對峙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



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刺謬不可解也

昭關犀照亭

昭關在和州小峴山今以鎮江口小阜為昭關非也犀照亭在和州當利口今以采石磯山頂上燃犀亭當之非也但京口為入楚之路予胥過此且與投金瀨相近似和州又一昭關也

五湖

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圍五百餘里故曰五湖揚州記曰太湖一名宮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荆州記曰宮亭即彭蠡也一名青草湖以青草山得名也彭澤在楚震澤在吳

語兒亭

浙之石門有語兒亭

國語曰

野史謂句踐使范蠡獻西施于夫差

三年始達于吳至此亭生一子因名語兒亭夫當君臣卧薪嘗膽之日而范蠡乃以兒女子之情道路野合不忠甚矣何以為霜佐聲施至今且吳越相隔一江信使頻數三年始達句踐豈土木偶耶乃聽其淹留鄰國置若罔聞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可為嗚噓范蠡語兒亭事其妄無疑矣按越絕內經九術越餽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于吳則又非少伯事矣紀載之不足信如此越絕記地又云句踐夫人產女于此亭後破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

赤壁之謬

周郎赤壁之戰在今嘉魚縣而子瞻作賦以黃州之赤鼻山當之豈非舛謬



天涯海角

游宦紀聞云今之遠官及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閩成  
都志圖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雁不能  
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又有天涯石廟在大東門對昭覺寺石高六  
七尺今市入湯家園地角石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  
之亂為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駱賓王疇昔篇曰地角天涯渺  
難測唐時已有此語

孤雲兩角

蜀興元之南路達巴州有措大嶺之絕頂曰孤雲兩角相傳韓  
信亡漢時蕭相國追及于此今有淮陰侯廟在焉三秦古謠所謂  
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者此也

雁門

岱山高峻鳥不可過唯有一關門雁來往向北關中號曰雁門山  
出鷹雁過鷹多捉而食之雁欲過皆相待兩相隨口中啣蘆一  
枝然後過關中鷹見蘆懼之不敢捉又云雁門以內人食雁雁門  
以外人不食雁故啣蘆以避增繳過關則棄之故雁門關外有蘆  
稅

雁塞

梁州縣界有雁山有大池水雁楸集之故名雁塞又曰雁門山  
雁出其間在高柳北

迴雁峰

衡州有迴雁峰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按柳子厚過



衡州見新花開却寄弟詩云故園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  
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峰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關過衡州正  
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雁至此而迴乎因考  
柳詩不精故有此失

陳留子房祠誤

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在沛今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  
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蓋已久矣

狗葬

餘杭近鄉有地名狗葬舖白良犬昔有人夜行狗亦隨之醉卧草  
中雜草者焚田狗濡身濕草以救其主人力斃而死故葬之而因  
名其舖曰良犬人謂秦檜葬此非也

江東

今人言項羽起于江東者多以為浙江之東非也按古人稱江東  
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所向而呼也  
羽起之江東即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于吳中其論用兵之  
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江東之文也或曰羽  
殺會稽守殷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  
東為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即今蘇州也羽殺通之後起吳中子  
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江左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為江左此據大約而言細而論之左當  
為右何以言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



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西流左右亦轉矣  
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  
故也又左傳云晉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聩于戚夜行迷道陽虎曰  
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為右也又曲禮云主  
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以向堂為正  
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  
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為江左則史官失其義也

### 壓蛩

西方有獸其名曰壓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啣以遺蛩；驅虛  
將為假之故也見韓詩外傳蓋壓前足短後足長蛩；驅虛前足  
長後足短二獸相附其行始駛蓋壓為一物蛩；驅虛為一物今  
言相附而行者曰驅蛩即韓文公贈東野詩亦曰願得始終如驅  
蛩非也當云壓蛩耳

### 龍鐘

龍鐘謂不昌熾不翹舉如鬢髮拉塔之類荀子議兵篇隴種東隴  
而退註隴種遺失貌或曰即鐘也新序作隴種而退龍鐘似即隴  
種語轉而然評蒼舒注廣韻龍鐘竹名世言龍鐘謂年老如竹之  
枝葉搖曳不自矜持其說杜撰不經記事珠等書據為故實可笑  
也李濟翁資暇集解龍鐘尤支離

### 萬年枝

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  
引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十四株自唐上官儀詩有還繞萬年



枝句以後謝元暉王維盧多遜韓子蒼多用萬年枝大槩咏宮中樹耳

### 五大夫松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驟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為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以為松也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稱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故也

### 韓公送李愿之非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讀之則見愿之高不可及矣愿乃李晟之子懇之弟屢為節度使皆以奸貪敗事此大假借太過愿有觀

翟玉妓詩最為淫褻或曰是當時隱士同姓名者愿傳亦無歸盤谷事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別是一人非西平子也何以辨之按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有送愿歸盤谷序觀序中之言乃官不挂朝籍者安得有如唐言愿傳所載退之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首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時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輒隱詩又云開緘忽覩送盤作又云方冬獨入崔嵬巖則知愿嘗遊京師不得志而歸豈如傳所稱勲伐乎又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擊黨項有功在廣德初距貞元十七年愿已歷官三十九年矣愿傳適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貨隨賂



遺輒盡安能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西平洮州人貞元七年以  
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當為長安人安得於濟源之盤公曰歸乎  
其為兩李愈明矣

### 昌黎文累

韓昌黎文累不獨上宰相書也其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  
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宦奉職無過失而已  
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  
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消縮摧阻魂亡  
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制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  
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論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悞不

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之食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  
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轍公卿  
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  
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

亳州刺史李繁鄴侯泌子也嘗為通州韓文公贈諸葛覺詩所謂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又曰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屢  
為丞相言雖親不見錄則韓公於繁亦奉之矣而新舊史本傳稱  
繁無行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蒸其室殆非人類太  
和中以罪繫獄當死獄中撰鄴侯家傳然則韓公母乃溢美而繁  
所述其父事寧可盡信乎

### 辨姦論族譜亭記

讀書質疑



蘇老泉辨姦論族譜亭記葉石林避暑錄話周公謹齊東野語二  
書載當時作二文之情實余錄之爲索隱者助焉葉云蘇明允本  
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  
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  
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  
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工  
衍廬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  
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  
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稍傳於世荆公性固簡率  
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周云滄  
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士至文昌寓居雲上與先子從容  
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  
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老泉與其妻黨程氏大不減所謂某人者  
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  
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  
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  
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  
甚至坡詩往復唱和中亦可槩見也正輔上世爲縣錄事縣有殺  
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  
繫者遂得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冤獄之功當令  
汝子孫名宦相繼爲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

胡疏之失



胡銓一疏千古稱快然主和議者賊檜也孫近不過附和王倫乃  
奔走之使耳乃疏云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又曰孫近亦  
可斬也而賊檜無專責之辭非擒王之義也倫亦有言詔諭江南  
其名不正後被拘河間金人欲授偽職遂慟哭自縊河間地震兩  
晝三日人皆言之太節矯然不愧文正子孫未可以狹邪小人譽  
之也

顏李注有本

顏師古之注漢書實出於顏遊秦而後世不知遊秦者以其剪裁  
於師古也李善之注文選實集張載顏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  
林諸家而後世不稱述諸家者以其會萃於善也

上林宿構

司馬相如獻上林賦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若三都兩京覃  
十年之思而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言然後之學者非尋  
繹音義叩問先生不能遽曉意謂此賦必非一日可就其運思緝  
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  
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日倉卒所能為者  
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矣

楊雄非賦甘泉

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楊雄死於  
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  
說李善注甘泉賦引新論非也

義之非書黃庭

說

讀書質疑

說



蔡條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來相訪為寫黃庭  
換白鸞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也然太白又有詩云山陰遇羽客要  
此好戴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鸞去何曾別主人則  
又未嘗誤用矣梅聖俞和宋諫議鸞詩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  
庭山公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鸞不當價一則用黃庭一  
則用道經殆不妨借用耳

詩又有幸不幸

柳子厚謾河間傳不與鄉賢白樂天謾醉吟先生傳不肯賜謚王  
摩詰宮槐葉落之篇幸蒙赦獄韓君平寒食東風之句遂與中書  
文章有幸不幸若此然人主器識亦自不凡

感甄賦

宓妃宓犧氏之女溺洛水為神魏東阿王植求甄逸女不遂太祖  
以與五官中郎將丕植殊不平 祕中入朝帝示甄后玉釧金帶  
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尋悟因令太子留宴仍  
以枕賚植 還度輶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言我本託心  
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物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  
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為郭后以糠塞口令被  
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睹君王耳言訖不復見王悲喜不自勝遂  
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洛神賦

洛神一賦子建原序甚明或謂舊名感甄賦者此無賴子之言也  
雜記有今年殺賊正為奴之語謂操亦欲之又謂植求甄逸女不



遂後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廢寢與食而皆不見正史此皆妄也  
風波之口構煽無端因緣采菴成茲貝錦自古及今有同慨焉今  
一妄庸人或指為覬覦其嫂亦必艱然怒以子建之才豈肯顯然  
以感甄名賦况屬母后而敢輕意肆志耶蓋人情嘉加人惡而聞  
惡者多生信心王於才人尤易招忌而附會不經之言以汙之豈  
獨一子建哉

神女辨

巫山神女宋玉為襄王賦之謂其能入懷王之夢蓋玉以玉惑於  
細腰神其說以中之無是事也然則山果無神女耶按傳者之禹  
繼父治水東造絕跡西延積石南踰赤崖北遷寒谷有前所滯必召  
神問之鑿岷江至瞿峽千巖萬壑懸絡千里乃仰天嘯歎俄見神

人抄肖美女自空而下授玉篆靈符且命其臣任章一作任章虞  
餘大費庚辰黃魔童律等六人為禹翼助及奠分山川告厥成功  
還至巫峽思神女助力詢於童律對曰神乃帝女瑤姬雲華炎  
人也封於玉山之麓或為輕雲或為霏雨或為游龍或為翔鶴既  
化為石復化為人千變萬化不可殫述廟在縣東三十里詩十二  
峰南十二峯名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飛鳳峰之麓塔下斷  
碑有地平天成權輿於此功被我民之句舊字如南嶽禹碑漢晉  
人以今文釋之者是禹以成功而始祀神女其來已遠宋治平中  
詔葺廟宇元豐中勅號游真土人疾病則禱水旱則禱則必應  
嘉靖十九年中丞李公毀之毀玉言之神女也嗣後憲副王公喬  
蔭復之復禹祀之神女也一神女廟耳知玉不知禹則毀信禹不



信玉則復嗟乎禹耶宋玉耶夏之神女耶楚之神女耶巫山與天  
地同時則神女與巫山並存矣余又烏從而辨之

陸游入蜀記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即世所謂巫山神女  
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插霄漢山脚直入江中神女峯最為奇峭

### 雞鳴篇

樂府雞鳴篇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虫來嚙桃根李樹代桃殭  
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此刺兄弟之詩也令人泛用之

### 陽關三疊

陽關三疊歌法渭城朝雨浥輕塵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浥輕塵柳色新

東坡詩話舊傳陽關三疊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行

之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  
矣余在密州有文勳長官者以事至密自言得古本陽關其聲宛  
轉凄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古本三  
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  
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  
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矣今為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此又  
與上說不同要知此曲於今已絕莫可考矣

### 滁州西澗詩

韋應物滁州西澗詩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處鳴春潮帶  
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歐陽永叔云滁州城西乃豐山無所  
謂西澗者獨城北有一澗水極淺不勝舟又江湖不至此豈詩家



務作佳句而實無此景也余親至滁遊醉翁豐樂二亭徧問滁人無有知西澗者知歐公言不虛也

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元豐二年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諫議大夫李定言軾作爲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國子博士李宜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之過南京文定張公上劄范蜀公上書救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時獄司必欲置之死地煨煉久之不決子由請以所賜爵贖之而上亦終怜之促具獄十二月二十四日得旨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按舒亶論云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首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日陛下興水利則曰造物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議鹽鐵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元城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元豐三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莫敢救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通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換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寬饒再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誅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大



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為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二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

### 辨落梅花曲

復齋漫錄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耳然古之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為失何以落梅之曲笛中獨有之謫仙詩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戎昱聞笛詩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侍兒詩云催盡落梅春

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泛觀古人用事一律可見復齋之妄辨矣

### 李白姑蘇十詠之偽

姑蘇十詠乃姑蘇溪丹陽湖謝公宅凌敲臺栢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靈虛山天門山是也其詩相傳為太白所作淺近粗俗不類李白乃李赤詩也柳子厚李赤傳云李赤江湖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後為鬼所惑卒死於廁

### 歌行吟謠之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嘗謂之曰汝知歌行吟謠之別乎近人昧此作歌而為行製謠而為曲者多矣雖有名章秀句若不得體如人有眉目娟好而顛倒位置可乎按宋書樂志曰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咏曰吟曰怨曰嘆皆六義之餘也今俗人



作詩讀行為杭尤可笑蓋以其體流走故謂之行也

文字先兆

唐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命分之優劣信夫

義山錦瑟詩

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按義山錦瑟詩三句是適四句是怨五句是清六句是和止咏錦瑟無他意也後因錦瑟而成追憶不可謂專有所指也

黃華如散金

張季鷹雜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六臣註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而不言黃華為何物即今之菜花矣唐以黃華如散金試士通場無能辨者

少陵用事之誤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少陵久客四方未必能携一時用事之誤亦未必能免其詩云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伏虔也後漢有伏虔字子慎少入太學受業有雅才著春秋左氏傳解無老字可用

用事精當者莫若杜詩然亦有誤處如衛公好鶴有乘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為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為漢之張騫劉越石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賦皆流涕棄園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為笛詩李正已曰園亭中藥欄藥音又與籥同藥即欄即藥也乘興還來



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衙門裡則誤為花藥之欄

長恨歌有誤

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有誤我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我眉山當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飛霜則盡善矣按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下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迎風亭下風風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

拼檔字誤

拼檔二字俗訓收洽晉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

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為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今作宋詩者喜用此二字多作拚檔要當以併當為是

橫陳

橫陳有二解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荆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詠風也又古詩迴眸百萬橫自陳唐詩潘妃玉體橫陳夜楊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言女也

詩人用事之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王關道天涯去不歸按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未嘗由玉關也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



矣又如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遠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文人之病蓋有同者王逢原孔融詩曰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唯聞哭習脂後漢有脂習而無習脂黃魯直和荆公六言云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戰國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耶抑知名不妨倒用耶昔傳有高州貢院校文其士子詞賦中有押來儀之鳳凰者為有司所黜主試戲作一詩云考試到州高吾徒愧冒叨來儀賦鳳凰素節咏羊羔駮客稱原屈貪人疾饕餮如何得元解歸去學潛陶傳者皆發一笑

介甫用事之誤

王介甫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為馬乃二世事且不在望夷宮中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荆公用事頗失照管

經子之錯

經子之錯理或有之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閱乃閫字也易曰窺其戶聞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孟子謂仲子為巨擘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為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篠丈人當以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句後故以不仕無義告其子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哉

偽書

天祿閣外史之偽人多知之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胡孝轅作也於陵子姚士舜叔祥作也韓熙載亦有歲華紀麗



陰符非黃帝書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唯吳武陵上韓  
舍人行軍詩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  
宇樂推二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唐藝文  
志集註陰符經一卷註云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  
李筌李鑿李鏡楊晟註李筌號少室山達觀子于嵩山虎口巖石  
壁得黃帝陰符經又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至驪山老母傳  
其說李筌驪山老母傳陰符玄義一卷要皆不可信

越絕書之偽

越絕書偽書也乃會稽袁康與吳平共為此書荒謬甚多著書之  
人書中自隱其名

古書之偽

假古題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誤著哉自漢以來已  
有之按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云近世為太公術者所增加  
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以依託者  
也黃帝君臣十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  
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  
作大禹古禹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疑大禹謨  
及五子之歌皇祖以下必多採用之神農二十篇云六國時諸子疾  
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  
依託也疑今伊尹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採用之竊  
子說十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



同似因託之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云天乙  
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疑仲虺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  
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即有此等誤  
著至於如是之多以偽亂真為晚出古文高矣其原遠矣其流毒  
長矣區：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虞溥之學誥顏延之  
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之周書補亡三  
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么腐者爾

武經之偽

武經七書多依託之言唯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昔者齊威王使  
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  
書矣至李衛公問對乃宋阮逸偽作也

偽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  
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象竊向秀莊子  
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是也至於明代著作尤多竊取

素書之偽

素書一卷宋張商英注以為晉亂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又  
曰亦有秘戒不許傳人得其人而不傳亦受天殃今觀其書不過  
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非漢以上文氣或即商英偽造也

古書之偽

古書之偽可歷指者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  
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山海經





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耶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論封拜之詞曰策二始於漢而謂伏羲時有策詞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哀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識以足成之夫識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為節秦始皇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經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為正月中氣也

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鶩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歌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柳宗元墓誌之意是何先後之相倣蒼頡篇李斯作漢兼天下海內併廝豨韓黥覆叛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又有尤射一書句多拙僻故作缺文殊為可鄙

古書之誤

墨子文王舉閔天太顛於且困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高范蠡流於江范蠡未嘗流江必子胥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



悔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夫  
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  
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  
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後魏穆子容太公呂  
望碑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  
也後周庾信擬誅懷詩麟窮季氏置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  
必叔孫之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慷慨子路未嘗  
見夏南必南子之誤也

### 推背圖之偽

今世所謂推背圖託之李淳風其實虛無妖僞之言不足信也自  
漢以後凡世人所傳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皆因孔子有

百世可知之語而傳會之也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  
知而預爲之識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秘  
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  
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  
作大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  
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後世充敗死閉房記之僞可知特今已無其  
書耳

### 魏襄塚書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始皇穿冢驪山藏寶窮極人代唐太宗  
獨以蘭亭可謂高出千古矣然孰若魏襄王之功襄王即孟子所  
謂不似人君者晉太康三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冢而冢中獨竹



簡數十車古器一二服玩珍怪無聞焉如大易繫辭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此外又有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繳書一篇論弋射法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汲冢倒戈之謬

牧野之役前徒倒戈初未嘗交鋒接戰也儒效篇所謂無首虜之獲無貽難之賞是已汲冢周書乃曰馘虜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若然則長平四十萬之坑猶爲仁義之師而周武王之殘虐又數倍於秦政矣總由血流漂杵之一言放之也孟子於武成不取此言正恐開後人黷武濫殺之漸耳

明太宗纂修

太宗太宗文教特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供賜甚厚禮記先修書成最號精當餘帙以急成未協輿議其後復開局修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網羅無遺每摘一字爲標揭繫事其下小火精粗無所不有以太穰濫竟未及完而罷聞其目錄且幾百卷云

朱子傳註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於易本義與詩傳也又朱子著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

宋儒語錄之陋



談唐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始有唱捧吐噴之粗態屎撮狗子之鄙亦以方言俗語欲求易曉反為僧家所笑後人皆藉口於程朱此理學一厄也

宋書缺字

宋書缺字不但殷匡等字即嫌名之貞同禎神宗諱完音同桓真宗諱元侃而諱玄字故家禮玄孫俱作元孫欽宗諱皆缺筆

三教珠英之偽

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其謝表及和御製詩皆依附者為之所進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乃崔融張說輩為之粉面膏唇以媚女主其人優伶所不齒也



